

●文化透视

本文写作和论述的指导原则是由鲁赫曼、麦图拉纳、维莱拉、伊凡-佐哈等人提出的文化系统理论。这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系统,它由经济的、育的、宗教的、技术的以及艺术的这样一子系统组成。个子系统都基于所参与其中的人们所表出的所有活动之上,这就意味着,一种系的方法对所有的“行动”和“活动”都感兴,正如某个特定的子系统内的那些参与者表现出的那样。

如果把文学系统当作一个例子,即作为艺术子系统的子系统,那么我们就可探讨行动的五个主要范畴:作者的行动,机构的行动和一般读者大众的行动,这些行动反过来又针对一种社会语境而发生,并指向文本。

这种机构性的范畴是十分宽泛的范畴,它由许多各具特色的成分组成,并与各种行动相呼应:出版社的读者和出版社本身;批评家和书评者;藏书人;老师和学生以及教授和学生;科学研究者;图书管理员;翻译工作者;有着诸多特征的组织,例如读书俱乐部,作者和出版者联谊会,处理一个城市、国家或民族层次上的“文化”的行政官员等。

文化和文化身分建构

在我们这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对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化身分给予适当的和客观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种歪曲了的观点肯定会有碍于正确地理解一个民族并与之进行适当的交流。通常政治上的冲突和战争可在人们自己受到歪曲了的观念和那个外来的民族身分中找到深刻的根源。我们针对文化身分所说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分建构

〔荷〕瑞恩·赛格斯

的一切也同样适用于文学身分。但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对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学身分的错误概念并不会像对文化身分的歪曲所带来的后果那样严重。

至于“文化身分”这一概念,这其中隐含着,某一特定的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分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分决定的,因为文化身分是一个较之民族身分更为宽泛的概念。结论是由这一论点得出的,即民族主义的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消退,因此作出这一结论是否恰当倒是另一个问题,似乎可以供人们去打如意算盘。居于本土化/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通常人们把文化身分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分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分”(identity)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分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construction)。在这种建构性的框架内,某一特定的民族或那一民族内部的某一族群的文化身分便依附于三个因素:(1)与那个民族或族群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相关的形式特征;(2)某一特定的社群之内部人们的心理结构,那一族群的文化身分正是在此基础上得到建构的;(3)外部的人们对族群内部的特征进行挑选、解释和评价的方式,换句话说,也即某一异质民族或族群的文化身分的外部形象。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较为理想的是,对身分的(学术)建构应当基于所有这三个因素之上。

把文化身分当做一种建构意味着它是一种精神概念,也许依照不同的建构者及建构的时间和地点而显出差别。这就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谈论“这种”单个社群的文化身分是不可能的。理论上说来,正因为有着建构那种身分的不同时间、地点和人们,因而一个社群就有着多种文化身分。然而,这也不应当妨碍学者们去描述基于那些既存的诸多身分之上的共同特征并将其系统化。此外,我们往往还面临着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文化身分进行的唯一占主导地